

第五六期合刊  
轟炸機降臨之夜

別

端陽節

一剪梅——春愁

決戰隴

無題

是他來了嗎？

歌舞女

西江月

都市生活素描

北行雜感

學詞偶記

拓荒



失石張貴浮朱潞風丁仲卓晉質  
名君望鴛萍梅譯瀾譯振能良盦基直

## 轟炸機降臨之夜

佚名

天是這麼黑，死的空氣沉寂得可怖，美孚燈的一絲紅光，早已因為沒有油而息滅了。

離這村鎮十里地便是火綫——在那血色的戰場裏，現在已停止着殘殺，後方也聽不到砲聲，見不到火光；因此而成全了這稀有的安靜。

偏是太沉靜，却偏是不能入睡，茫茫的長夜，在一分一秒中遲滯地過去。

翻來覆去地想起了那成堆的死屍和殘暴的敵人……明明這是後方工作人員的臥室，但看不見四周的牆壁，也沒有臥室中應有的一切；我睡在炕上，好像倒在血泊裏……顯現在目前的只有黑暗中潛伏着的無邊的恐怖。

我想在黑暗中求得一點真實，將眼睛睜大得幾乎把眼珠脫出來，然而甚麼也沒有看見。在幻覺裏的只有一個

黑壓壓地無底洞，和應有盡有的恐怖。

終於還是這樣在黑暗的窒息中一分一寸地度着，沒有辦法使牠光明，也沒有辦法使牠毀滅。

「天怎麼還不亮呢？」我輕微地不耐煩地呻吟着，雖然明知天總會亮的。

四周軋軋地響起來了，天呵！不要是殭屍在作怪呢！……我又想起那堆在土坑裡發紫的人們了。黑暗越來越使我覺得可怕，我的心在突突地亂跳。

「爲什麼我不能爬起來呢？」我鼓着全部的勇氣，向黑暗中衝出去——其實是摸索着出去。

「軋軋」的聲音原來是發自天空，我明白了，又是敵機來偵察我們的陣地。

這樣反使我胆大了，跑出門去，高崗上的高射機關槍

正在抗戰，但『卜卜』的槍聲，好像病人的喘息。

前面天邊漸漸顯現着白光，我耐不住後方的陰沉，看了看手裏緊握着的『白郎林』，正想向前狂奔……

突然，街口雜貨店的屋頂，被一顆巨形的東西轟穿了，瓦片和泥土像火山爆發般地在空中飛舞！

我像瘋狗般地向東邊的大道上——我們的前綫衝去，

清晨的陽光從前面迎過來，後方燃燒彈的火光雖然漸漸地隱去，但接着重量炸彈爆發聲的是前綫開始攻擊的槍砲聲。

## 一剪梅——春愁

貴鴛

幾聲黃鸝多少愁，

何日歸來伴卿遊？

枝上啾啾，心上悠悠。

院裏垂柳，夢裏瓊樓。

留人不住把春留，

記得臨去笑回眸。

人去休休，春去偷偷。

喜在眉頭，悲在心頭。

## 別

石君

璧爲的明天便要暫時的離開保定了。所以雖然剛才已和萍在蓮花池裏，從黃昏時份起，坐到晚上十點餘鐘，待一同出了蓮花池後，他們仍不約而同地一起返到萍的家中。

不會返到萍的家，璧的心情似乎有許多不會說完的話，待要向萍傾訴；俟返到了萍的家，坐下以後，璧竭盡他的思考，預備搜索一些值得向萍商酌的問題，和萍剪燭談心，可是看到了他看慣的萍那副沉默的神氣，他什麼也想不出來，而且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這，似乎成了璧和萍中間週期律的習慣，他們不會見面，萍渴望着見璧，璧也渴望着見萍，可是待到見面以後，他們又什麼話都找不到來談。結果，大家耐不了那時沉

寂的咬嚼，便又索然寡與地分手。

顯然的，目前的空氣，又陷落了慣常低氣壓的窒悶的模型。

璧着實耐不了這種低氣壓的壓迫，他站起來向萍告辭。

「明天見吧。」璧無力地說。

「到竹菁那兒坐去好麼？」竹菁是萍的朋友在前些時光替他介紹相識的一位女友，她在下校念書，她的家就在保定城，她對萍是抱着相當好感的。

璧和菁只見過一回面，他們中間友誼上的生疏，使他拒絕了萍到菁那兒玩去的意思。

「菁的家是不去的，要玩可到……」璧的思想說；

「要玩索性到歌樓聽戲去」，璧近來的心情，可說惡劣極了，他滿懷的悶氣，無處可以宣洩，他想，聽戲也是一種慢性的自甘暴棄，從聽戲所給予他的刺激，也可以片時的麻痺他敏感的心情，然而他一想到目前國家的情勢，他知道一個青年跑到這種地方去消磨時日，這不特是遭受社會所咒罵，同時也是一個青年人自身所不應該有的，所以他把不曾說完的話咽在喉嚨。

「到什麼地方？」萍追問。

「到歌樓聽戲去！」萍索性痛快說出來了。捧在他手上的茶杯，很沉重地放在桌上，桌上所有的文具和雜件，都給茶杯落到桌上的音響所震顫。

「目前我自己找不出這種閒適的心情。」萍搖擺一下他的頭。

「那末，我只有回家早點睡覺去。」璧覺得他們二人中間意見的距離，是拉攏不近的。

「再坐一刻鐘。」萍的表情似乎在說這個時候就睡是還太早呢。

「再坐也是沒有什麼好談的。」璧依然想早點回家。

「再坐一刻鐘！」這回萍改用命令式的口吻了，他儘得以他和璧中間的友誼做保證，他的命令是不會得到相反的結果的。

璧也只好再多坐十五分鐘。

萍爲的要慰藉和感謝璧對於他的命令並不會表示任何反抗的態度，他着佣人到隔壁的店子去買來四只頂上好的Victoria牌子的雪茄。

房內的空氣似乎又有了一些轉機。

在這十五分鐘中間，萍對璧談了許多想到外國留學不能成功的痛苦，和今後打算怎樣替社會做一些實際事業的決心，璧也給了他許多誠摯的勸勉和解慰。

十五分鐘過去了。

璧又表示要走。

「真的明天到石家莊去嗎？」萍表示着認真的神氣。

「是的，明天走。」

「趁幾點鐘的車？」

「我打電話問車站，說的是十二時半，×先生問車站却說是十二時，總之，在中午是一準兒走的。」

「去幾天纔回來呢？」

「大約四天。」

「那末，現在再坐到十一點鐘吧。」

璧望望桌上的坐鐘，只要再過十分鐘便到十一點鐘了。

璧又只好再次打消立刻要走的意思。同是天涯淪落客，璧對於萍着實也是依依不捨的。

有話說時並不覺得時間怎樣沉長。

時間又到十一點又五分。

璧是再不能不走了！

剛好在這當兒車夫進來說：「先生，還回家去麼？車

胎快沒氣了。」

璧辭了萍步出了大門。

萍的意思還是不讓璧走，他輕微地帶着一點憤意說：

「催着要走，這車夫該撤換的。」

「我們也該體諒一點勞苦者的辛苦啊！」璧這麼安慰

萍。

在那清寂得使人可怕的月色下，璧連頭也不敢回地跳上了車，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整晚上璧在不眠的狀態下渡過。

時間又移到第二天。

爲的是璧已決定在這天走了，他們暫時分別的時間，雖然是短短的那麼幾天，然而在他們友誼上似乎總認爲是一椿缺憾的事體，所以璧是邀萍到他的家中共用午餐的。席上除了萍和璧以外，還有一位小妹妹和她的小阿姊。

說起了小妹妹，話似乎又得拉長了。

她祇是一個七歲大的小女孩子，一雙晶瑩發亮的眼睛，襯着一副圓圓的小臉，每當她將兩只小指插入嘴裏向左右擰開了嘴巴而且睜大了眼睛的時候，她裝出來的鬼臉，活像一只精乖伶俐的小貓，所以他們有時也叫她做小貓兒。

她的年紀雖祇還七歲，然而她所懂得的，恐怕要比成

年人所懂得的來得更多！

我從來不曾見過有像她這麼聰容的小女孩子的。

因為怕耽誤了上車的時刻，他們匆匆地用完午餐，在快到十二點鐘的時候，便一起出到車站來了，到了車站以後，才曉得火車距離從保定站開出的時間，還有一點多鐘，他們於百無聊賴之中，祇好到附近一間茶館去喝茶。

「我要挨壁叔叔坐在一起。」這容肖的小女孩子今天竟會懂得出人意料之外的禮節。她說完這句話以後，眼睛翻起眼白來望望萍，意思在徵求萍給她同意。壁第一次看到這小孩子不過是兩三禮拜前的事，萍却和她認識有數月的時間了，一向來，無論到什麼地方，小妹妹都是和萍坐在一起的，現在為的壁要離開保定而到別的地方去了，萍故意用「壁叔叔到北平去不再回來了」的假話來騙她，在她小小的心靈裡，對於一位朋友的別離，也許會感到一些凄其的滋味，所以她狠例外地望着萍說「我要和壁叔叔坐在一起。」

萍不給她回答，只用眼睛帶着好奇心地探望着她。

她跑到壁的身傍坐下來了，為的兩隻平排的椅子中間

還留下一條五寸來寬的隙縫，她感到無法接近到壁的身傍。

她用眼睛在望壁，眼睛裏是表示着說話的。

壁不動，各人都屏息着了氣息。

這時小阿姊不知想的什麼，嘴裏喃呢地說：「氣煞人哉！」她說完這句話後，把身子扭轉過去，背向着茶桌了。

壁不聽她的說話，便順手把她拉到了身旁問她說：「你說噲事體？」

這一氣可糟了，小妹妹看見不理她，她離了座位一溜烟跑出去了。

小阿姊是深知道小妹妹的脾氣的，「快出去把她拉回來呀！」

壁出去說了不少的好話，纔把小妹妹抱了回來，她對着壁的耳朶輕輕地說：「我不要你們了！」意思是說，萍和壁太不理解她，以後不再和他們一道兒玩了。

小孩子的心靈是最純潔不過的，現在連小孩子對於他

們的友誼，都給予以無情的唾棄，無怪萍不時對璧說出：「我們同是這世界的畸零人啊！」璧聽到了小孩子無意識的說話，不覺也起了淒然的感喟！

這時候火車已經進站了，他們匆匆的趕到了車站的月台，在喧鬧的擁擠的人群中，璧在車箱裏找到了一個座位。

小妹妹和小阿姊雖然也一同上了車箱，然而小妹妹肚子裡堵着的氣，依然沒有消盡的。

在短短的幾分鐘當中，她的臉孔上表現了各種不同的情感。

當開車的警笛拉過了以後，他們三個——萍，小妹妹如小阿姊，都相繼下車了，璧送他們出到了車門，步落到月台的邊上。

「璧叔叔不要耽誤了開車的時刻」她用手推璧上車，小妹妹到這時纔肯說話。

「待車開了纔上去，還來得及。」璧笑着給她回答。

車身在蠕蠕地向前移動了。

小妹妹伸出手來握着璧的手，淒然地說：「Good

bye!」

「Good bye!」璧也感到淒然。

璧和萍，小阿姊，都一一握過手了，才返身趕踏上了車門。

萍和這兩位小天使高舉着手，表示別意，眼睛緊跟着車移轉，璧怕正視他們臉上顯現出來的離情。

車身向前蠕動的速度，漸漸地加速了，一個高個兒的黑影，配着兩顆藍色的小點子，隱約地看出他們舉起的手，不停地在搖揮。

點子是漸縮漸小了，最後是消失在冥色的太陽光波裏。

璧也廢然地坐到座位上，眼睛朝着了車窓，無目的地望着從車窓迅速地向後退去的樹影。

二十二，六，十七，定縣。



# 端陽節

張 堃

在這城市的僻靜地方，一個私立中學下課的鐘聲倦怠地響過幾下，沉重而顫動的音波盪漾在空中，漸漸地消逝在遠方的平靜裏。這時關在教室裡一點鐘的學生，像受了多少日子拘留的囚徒得了救似地，沒等先生跨出課堂門，就都怪聲怪氣地吶喊起來。接着，在教室的甬道中，院落裏，操場上都充滿了青春的，快樂的，放肆的說笑，追逐，吶喊聲，整個學校又浸沈在片刻的沸騰中了。

史地教員李先生連着上過了兩堂，這時下了課，算完學了，坐到教員休息室的一個窗子旁的角落裡，喝着工友方才給倒好的一碗茶。雖說因為吶喊和吃粉筆灰而使得嗓子有些不大舒適，但，一天的工作算是交代了大半，且每

小時八毛的薪金也算有到手的可能，於是在他疲倦的心裏又感覺到一種輕鬆，快慰。

李先生，他是一個穿着不入時的服裝的矮小個兒。因為左眼皮上的一塊疤癩，被學生與同事們起了一個疤眼李的外號。許是要想遮蓋這個缺陷，他時常戴着一付茶晶眼鏡。由他那張因頰骨的高瘦而顯得上圓下尖的，少有表情的黑黃的面孔，不留任何樣式的和尚頭，和說話時的低微而發沙的聲音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規矩，忠直，和固執的人，在同事的熱鬧談笑裏，很少聽到他插嘴。因此，他這樣沈默而像是架子大的脾氣，不免招致旁人背後的議論：

「疤眼李這傢伙，老趕！整日家像有什麼心事，又像和誰生氣似地，總是蹙着眉頭也不理人。什麼事情都又愛

攢牛抵角，死皮！在這個時代，這樣的人如何能混！」  
不過，在和他相處日久的朋友中，對他那種忠直，誠懇，與和藹的美德也是常常稱道的。

至於他這孤獨的沉默的脾氣，雖說多半由於先天，但是受着處世十幾年來各樣的折磨，家庭經濟的壓迫，也不能不說是造成他這樣脾氣的後天原因。

今年他是二十七歲了，但是因為前額的縐紋和嘴角的鬍鬚，看去像是已是四十以上的人了。民國八年在某高級師範，不知和家裏費過多少哀求和爭鬧，才算畢了業。出了校門，就算學成業就過社會生活的人了，當然再沒理由，沒胆量向家裏要錢。實在，家裏的幾十畝田地的日子，過着就不知有多艱難，錢從那裏來呢！所以就在這十幾年裏，到處奔波流浪着，起先當了二三年教員，覺着這是死路，於是費了半天專才弄到一個衙門的科員。但是那種固執脾氣，不會奉迎奔走，那能在官場中吃飯？因此沒一年就波上司辭掉了。辭掉這個差事之後，還沒去掉他那種「只要奉公守法，忠於職守，總會有出頭之日」的心理，結

果又奔波了幾年也沒再找上個差事。最後沒法，又來過教員生活了。但，這也不是什麼安定事業，這裏一年那裏半載地到處流浪着，真是受盡了各樣的折磨，嘗到了人生的滋味。弄到現在，還是兩個肩膀抗着個嘴巴，混一天說一天。在去年又把太太接出來，在城裏安上家，幾個小孩都上了學，於是每月五六十元的收入更沒了積蓄，一時大意就得負債的。

現在，他到這個學校來，算到暑假是整整一年了。雖說教授認真，學生愛戴，但，近來學校的經濟這樣困苦，說不上下學期就有被淘汰的危險呢。至於這每月幾乎費了整個心血而只有五六十元的報酬，還常是被學校積欠着的。這樣，入不敷出，於是借貸就成了扎嗎啡似的臨時辦法了。

過着這樣的窮困日子，受着多量的沉重負擔，追憶起夢景似的過去，展望着怕人的未來，即使是一個多血質的好說笑的樂天派，也得變成了厭世的悲觀主義者啊。

他這時下了課，很泰然地喝過幾碗茶之後，把他那波

倦的心情洗滌下去，而覺得有些精神了。伸伸懶腰，立起身來望到窗外的天空：柔柔的白雲彷彿在深藍的柔軟的絨氈上追逐着，飛舞着。近處的教室前的一株古老的槐樹，像一顆簇綠的傘蓋張在那裏；太陽的光綫穿過濃密的樹葉，射到地面上，顯出許多銅錢般的連環着的圓圈，織成一種自然美妙的圖案。

這時已經打過第四小時的上課鐘了，學校的空氣又歸復了原來的平靜。打鬧得正在高興的學生們被這上課鐘聲又趕進了教室，教員休息室的先生們也先後地夾上名冊，弄着粉筆盒子去上課了。

李先生被窗外的景物吸引着，看很入了神，這時才被休息室裏無聲息的靜寂喚醒。回轉頭來才看見只有兩位同事默然地在那裏看報，牆上的鐘已經十一點過十幾分鐘了。覺得已經不早，到了家裏等他回去吃飯的時刻，於是從他身邊的衣架上取下帽子，拿上書本，再和兩位看報的同事點點頭，踱出了煙氣瀰漫的教員休息室。

一一

吃過午飯，李先生看看自己的幾個可愛的孩子上學去後，坐到屋裏，拿本西洋史想找些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材料，好預備給人家講。但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把奮興的心情歸復了平靜。整個心臟像一直向上跑似地，腦子裏彷彿塞滿了爛麻，有着不可名狀的煩亂。在午飯時太太向自己伸訴的一切話語總在心頭盤旋：

「啊，這個日子可怎麼過！我打算這個月可沒了賬，能輕鬆一時了，可是，這月誰知又拿不到薪水呢！明天就是五月節了。方才煤舖來要錢，我說你沒在家，等回家給他送去。真是，幾百斤煤錢就纔是催！房錢呢，幾天就到胸兒，雖說五塊錢，可又打那兒來。……麪呢，還可以吃幾天，可是也不能不打算着。……明兒過節就是多少也得買些東西啊，能叫孩子們看得人家過嗎！……，現在箱子裏還只有七八塊錢，就有這些花項，孩子們的衣服都該添，你的單衣服也不够啊。……不是×中的陳先生一月百八十塊嗎，他又不愛花，先到那兒看看，借一二十塊錢過了節，等發薪再還他。」

聽這番話，我們知道李太太是怎樣的一個能計算會節儉的人了。她的年紀大概在三十四五左右，曾在縣城裏高小讀書，對普通常識也有相當認識。既沒村姑野婦的蠢牛似的性子，又沒都市女子的摩登氣味，堅苦耐勞，忠善大方，把這窮苦的家庭也維持得舒適周到。雖不能有什麼積蓄，還可收支相敷，總算不似早先那樣時時地過着借貸日子了。於無形中，已減去了他不少的精神痛苦。今天，這是實在沒法想，躊躇了半天，才鼓着勇氣把這些苦處說出來了。明知這又得叫李先生坐臥不寧，可也實在是沒法的事啊！

果然這樣，太太的一篇收支報告又使他書也看不下了。不借貸怎麼過渡這個難關？無論怎樣，煤錢，房錢得給人家，這是信用啊。可這就得十多塊！誰知這月的薪不能發呢？想起和人家求借時的困難，人家討厭的嘴臉，真不敢再去到處吃沒味。至於太太說的陳先生，固然是同鄉又同學，但他那每月百八十塊錢的收入，是家裡唯一指望，劃時得把自己擠出的幾十元寄回去，還能有餘錢嗎？同事

王先生的親戚——本城的巨商，不行，上次不是曾受他的橡皮釘子嗎？馬志羣是至友，但和自己一樣，更辦不到。……，可怎麼着？無論如何非要有一二十元不行啊！

李先生坐在屋裡，這樣愁苦地想着，但總找不出路子的熱鬧情形，以及人家快活的談笑聲，更引起自己加重的煩惱。

「粽子包小些個兒，黃米江米分開。乘着這會兒煤火閒着，把肉去嫩上，先把牠用油燒過，這樣好吃。」這是王太太吩咐着老媽子的聲音。看人家過節多有味兒！他家的寶貝女兒，雲兒，見劉媽在堂屋裡很巧妙地包着粽子，也來糾纏着湊熱鬧：

「劉媽，給我包小個兒的，小小的。留着我明兒自己吃。」

「小粽子，尖又尖，雲兒的女婿做狀元。狀元……」

「打你，我打你！啊，媽！打劉媽，她說我……。」  
會哄孩子會伺候老爺太太的劉媽，唱着這樣開心曲兒，鬥得雲兒和牠鬧，在裏屋的王太太，王先生也都哈哈地樂了。

李先生聽着好像是對他示威似的歡笑聲，不想到自家沒過順的日子，真想攢到地皮裏面，給自己找個安宿處。這時李太太在外屋收拾清楚，走了進來，見李先生在那裏出神，知道是爲錢的事，於是很情深地說道：

「我知道說了又叫你這樣，儘愁煞也沒用啊。還是出去看看，或者能借幾個。反正下月等兩月的薪都發了還他就是了。」

實在，只坐在家裏，洋錢不會從房頂掉下來的，還是找陳先生看看吧。他這才穿好太太午前給沅好的朱布大衫

，戴上變成黃色的草帽，剛被太太送出屋門，正遇着王太太和她的雲兒在廊簷下玩。見李先生出來，是在她那肥圓的紫臉上的嘴角旁，起了兩條八字形的縐紋，笑咪咪地向李先生說：

「吃飯了李先生？出門嗎？雲兒，你說請李先生明兒吃粽子！」

「請李先生明兒吃粽子！也請李大媽！」

「謝謝你，雲兒！好！」李先生勉強顯出苦笑。

「雲兒才乖呢！」李太太也這樣附和着。

沒等她們再說什麼，他趕快跨出二門，省得爲那些同樣的話，使他沒法應付。

（未完）

# 無題

朱了梅

隔着窗兒

又是似前兒的今兒

一抹霧兒 來我個髮上浮着

你也笑的

笑窩兒可以奄覆着我的

粉香已送來你一個吻

花般顫巍的一吻

你晨粧初竣

你咬着唇兒看天邊

佯佯地流露着笑

又是如前兒的今兒哪

隔着窗兒

# 決戰隊

浮萍

偉大的抗日戰，算是告了一個段落，許多抗日戰士的血全洒在一紙協定上，當然的，只要稍有人心的人，決不會忘記這偉大的血痕。換句話說，只要稍有見解的人，也決不相信這偉大的流血，就是這麼簽訂協定算完事的。只要中華民國的熱血還沒有流盡——冷血當然例外——緊接着這偉大的血痕，還有更偉大的血渠像瀑布般衝過去的。

記得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我曾在北平國立藝術學院看過他們的一幕劇——也是叫『決戰隊』的。這劇的原著者和譯者我都遺忘了，想找求也無法找求。這劇是以歐洲大戰為背景，以『非戰論』為劇旨的，詳細的劇情，我也記不清楚了。不過，我還隱約記得

它是一幕五場。它的結局，是一陣炸彈炮火將整個的『決戰隊』毀滅了，由此，可知作者的用意，是咒罵戰爭，反對戰爭的。

我這『決戰隊』，巧得很，和它的譯名一字不異地符合了。我本想另改劇名的，但後來又覺得不必。因為好在它是譯名叫『決戰隊』，而我這篇是原名『決戰隊』。在名字的本身，多少有點不同，所以也就算了。

多疑的朋友們，一定又會疑惑我是抄襲來的。不錯，情節上似乎有和歐洲的『決戰隊』相同的地方，但其實是不然的，因為我寫這劇的動機，基本上就與它相反——前面已經說過了。

也許我會完全抓不着我所要寫的劇旨……但這些都在觀衆和讀者去批評和指摘，好在我也純粹爲了紀念死難的抗日將士，沒有旁的野心。成功與否，當另是一問題——我是不敢去計及的。

末了，我要嚴重聲明的是：我是爲了抗日戰士的血而來寫『決戰隊』；決不是爲了『決戰隊』而去寫抗日戰士的血。

時代——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進迫熱河，時在一九三二年春。

地點——朝陽寺國軍正面戰線之地室。

角色——

黃英——一個強壯的軍官，參謀長稱他爲團附。青年

軍官却叫他爲『神經』。

參謀長——年約二十八，是一個精明強幹的軍師。

王堯——一個沒有胆量怕死的軍官。

鄧萍——團長鄧志剛的胞弟，一個熱心愛國的青年軍

官——特務連連長。

鄧志剛——遇事沈着；安分守己的團長。

康一環——一個老練的中年軍官。

其他：

勤務兵一人

士兵四人

戰地救護隊隊員二人

軍官一人

佈景——一個戰時的地室中，設備很簡單，計行軍牀三，小木桌一，小方凳三。室中共有二門：一通地室外，一通小地室——王堯即住此室內，舞台正面的門外，隱約可以看見一座木板梯。上場的人，都經由這梯下來，因爲大家都是穿的皮靴，所以在將有人上場而未見人之先，總先聽到皮靴聲，然後才看見皮靴由梯上一步步下來。

開幕時——

團附黃英一面吹口哨（黨歌），一面在補着破襪子。



這時正是下半夜，所以地室中還點着洋燭，門外一點光都沒有，連附王堯半披着軍服，赤着腳躺在鄧萍的牀上喝酒。室內的空氣是平凡而沉靜極了。

黃 拿那隻襪給我！

王 (嘴裏正吃着一片僅餘的雞肉)……唔……

——一個 Pass，襪子落在老黃肩膀上。

黃 (發現了酒)好小子！偷着一個人獨喝，看我治你！

——一大盅酒由王堯的手上，被老黃硬搶着喝了！

王 奶奶的……雄！

黃 媽那巴子！你罵！！

王 ……………

——又回復了原有的沉寂

黃 媽的，天怎麼還不亮？

(外面皮靴聲)

王 (興奮地)老黃，你猜來的是誰？我猜準是小鄧那傢伙

……………

王 (鬼頭鬼腦地向門外張望)可不是！(趕着收拾酒瓶襪

子躲到側門裏去了)

——鄧萍拿着手電筒上

萍 (懶懶地下着皮帶)誰又睡在我牀上了？(氣憤地拋棄在牀上的殘骨頭)

……………

萍 (聽着)神經！大哥還沒回麼？

黃 早哩！照例要開到天亮。

萍 又不知道是會談些什麼玩意，媽的，這麼着抵抗，不得腳氣病死才怪！

黃 (這時已補完其餘的一隻襪)小鄧！我說你幹嗎來到此地的？學堂裏多舒服，真是自討苦吃！

萍 老黃！話可不是這麼說。你知道，我是懷着一腔熱血，存心來當義勇軍的。與你們的立場，多少就有點不同了。

黃 義勇軍？名兒倒好聽，乾脆——『送死』！……………老

王！老王！！……老王！！……(剛才王堯遞給他的襪子是拿錯了，補好之後，有一隻穿上腳去短了一寸)

黃 媽的！瞧你的襪子！！

(王堯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掉頭想跑)！

黃 (鬼鬼地)你跑！！(王堯被神經抓住揍了一頓。但吃虧

的還是老黃，因為襪子是白替別人補了，自己的還是仍然破着沒有補好）

（外面又來了人——是團長。這時天已漸亮——由門口進來的光線可以知道，所以團長不用手電筒了）

黃（懶懶地在補着襪子）會議怎樣了？

團長 有什麼怎樣，我們不攻，敵人也沒有動作，不過，我們的糧食快完了，再不來接濟，恐怕成問題呢！

萍弟，你剛巡查回來吧？弟兄們如何？

萍 又病死兩個，其餘都很失望地來不起勁！（話轉嚴重）大哥！我真不明白，有機會進攻却不攻，等敵人準備充實佔了優勢，像瀑布般殺來時，我們才守。守，守不住就退。這樣，我們永遠也見不著勝利！前面是我們的國土，何妨殺上去呢？

黃 還談攻哩，算了吧！只要不糊裏糊塗地退，只要上面少下幾次不抵抗的退却令，就是萬幸的了，哼！中國人全是沒出息的東西。

萍 那麼乾脆亡國好了，這樣的抗戰，試問與中國有什麼

益呢？我們的血，只能使我們的國家迫於城下之盟？（憤慨極了）

團長 事情也難說，迫於不得已，只怕在明天就有大變動哩！

黃 你是說在明天就要下攻擊令？哼，我就不相信！

萍（興奮地搶着說）大哥！可當真？

團長 不過也難說。

（門外有人送電報）

萍（趕出去拆電報，用急促的聲音念。）黃英兄鑒嫂夫人今日臨盆生二男速匯款以便急用弟忠叩』神經！聽到沒有？兩位『令郎』呢！

團長 恭喜恭喜！中華民國又多兩個勇敢的戰士了。

黃『勇敢的戰士』！怪好聽的，給敵人多造幾個奴隸到是真的。

萍 別說閒話，老黃，怎麼着！不請咱們喝一兩盃？

黃 好，請就請罷！沒錢我會敲伙夫的竹槓的。勤務兵！

……勤務兵！

(勤務兵匆匆上)

黃 幹甚麼去來？要伙夫熱兩瓶白干，來盤包羊肉！

兵 是！(下)

萍 我叫老康去！(萍下，接着參謀長上)

參 鄧團長！我有重要的事和你商量，來！(團長隨參謀

長下)

黃 媽的！又有什麼秘密！

(少頃，團長與參謀長又上)

參 你考慮考慮罷！我覺得是他兩人好。

黃 參謀長！我始終不懂司令官的用意，這麼坐吃山空的

，不知失去多少攻擊的機會！

參 是的，黃團附！近來我們的糧食已發生恐慌，大概團

長已經告訴過你。所以才斷然決定在今夜反攻——雖

然還沒有得到省會的同情，但是，日來左翼方面的部

隊(四顧聲稍微)據報告有點不可靠，所以要來一個

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敵人突進。同時我已電調援軍

抄我軍左翼尾隨監視他們的行動。這次我們冒着絕大

的危險，也是不得已的事。不過，黃團附！只要預備

隊能按時趕到，我敢武斷地說一句：『勝利一定是屬

於我們的』。

(這時萍匆匆進來，見參謀長在，立正不動，參謀長

也因來人，不便多談)。

參 鄧團長！給你一小時的考慮！現在我要到左翼方面察

看去；馬上就來，黃團附，回頭見！

黃 回頭見！

團長 回頭見！(參謀長下，鄧萍敬禮，參謀長答禮)

萍 老黃！我陪老康再巡視一次，回頭就來！(下)

黃 老鄧！到底是怎麼回事？這麼秘密地，能告訴我？

團長 也沒有什麼，不過，萍這孩子究竟年紀太輕，缺乏

經驗，要他擔任這麼重大的事，恐怕有點不妥！——雖

然有老練的康連長回去。

黃 到底幹什麼去？我始終還沒有弄明白。

團長 事情是這樣的：參謀長已經決定，在事前派兩個官

長四個士兵，帶了炸藥在敵人戰壕附近埋好，先轟

炸牠一下，再繼之以攻擊，士兵已在右翼方面選好，兩個官長却派萍和康連長去，但我總覺得要萍去有點不妥似的！

黃 也沒有什麼，鄧連長你不要看他冒失——在冒失中還有精細。如果派他單獨去，我也不敢贊同。但是和老康一塊去，我想一定不礙事的，你大概是心理作用，所以顯得胆戰心驚了。

團長 那到不是的，既然你也贊成，就這麼着決定罷！……不過，我總還覺得不十分妥當似的。

(勤務兵送酒菜上)

黃 去請康連長和鄧連長來！

勤務兵 着！(下)

黃 (喝着酒)

團長 (自言自語似的) 這酒到變成替他們預祝勝利的代表物了。

(萍與康同上)

萍 老黃！你猜怎麼着？我們查到機關槍陣地的地窖裏，

弟兄們正說着你在鎮上打野雞的故事哩！

(康及萍均坐下喝酒，但萍吃菜的時候多)

(王忽由側門上，兩眼迷糊，呵欠連天地，似乎剛醒，見酒菜，也自動地加入一個)

團長，(悲壯地)康連長！我們已決定今晚反攻了！(此時萍以形於色，但并不打擾他的說話)這消息，也許會使你興奮吧？是的，除了怕死的同志外，誰也會高興的，但是，你和萍，參謀長却派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事先和四個選好的士兵到敵方陣地安放炸藥，破壞他們的工事，這事已決定，並且時間也很急迫了，我不便和你作詳細的解釋，你自己的事，在數小時內就得準備好，其他的，有我和黃團附負責，你放心好了。

康 (沈着地)我盼望反攻的時候已很久，現在居然被我盼望到了。我呢，早就已準備好，這事既然很重要，我當然要努力去幹，可是萍和我同去，似乎還不……不過，事情既已決定，想參謀長也另有用意；我只好盡

力爲之了。

王 ……唉喲！唉喲！（似乎是肚子痛，捧着肚子，躲到自己房裏去了）

（參謀長上）

參 團長！事情已經很急迫，剛才我已和司令商量過，決計提前五小時攻擊。好在今天天氣陰沉，白天動作也無妨（稍頓）派人的事已決定好沒有？

團長 決定了，還是照參謀長原來的吩咐。

參 好！康連長！祝你勝利（與康握手）！鄧連長！祝你勝利！（與鄧握手）現在，我很忙，還要到右翼方面去，你們馬上就準備起來。（欲走）

黃 參謀長！我不明白，爲什麼要這麼急促？

參 是的，未免匆促一點，但晚了危險。因爲我們內部就有着不少敵人的偵探呢！再見，諸位！（下）

（康忽忽收拾東西，遞一手錶與團長）

康 團長！這手錶在我手上已經帶了二十一年，現在請你保存起來，萬一不幸，望設法帶交密斯許，好在她現

已能獨立生計，沒有什麼可慮的。

團長 一切請放心！……

黃 小鄧！你怎麼不準備準備？時間已很急迫了。

萍 （似乎在沉思，被驚醒）我沒有什麼可準備的。不過，大哥，萬一……的話（泣），請瞞着母親呵！（勤務兵上）

勤務兵 報告團長！參謀長派來四個士兵，要見團長。

團長 要他們進來！

勤務兵 着！（下）（四強壯的士兵上）

兵甲 報告團長！參謀長說請康連長鄧連長馬上一同出發。

團長 你們都是當選的嗎？

四兵 是！

團長 你們是自願去的嗎？

四兵 是！

團長 在外面等着！（四兵下）

團長 （鼓着勇氣）康連長！鄧連長！（舉盃）祝你們勝

利！

黃 (同聲相和，一飲而乾)

康及萍 (整裝) 回頭見！

黃 (一面與康萍握手) 我們在此地等你們回來再一同

痛飲！

團長 (與康萍握手，決然地，沒有絲毫留戀)

(康，萍下，黃往送)

團長 (伏案痴想，忽舉杯) 祝你們勝利！

(黃團附無精打采地回來)

(兩個人又瘋狂似的飲着，算是祝他倆的勝利)

——機關槍聲忽起

團長 王連附！……王連附！……王連附！

王 (捧着肚子出來) 嘎啾！嘎啾！……

團長 你和黃團附領着弟兄們衝鋒，這是時候了！

王： 嘎啾！……我肚子痛……(裝痛聲愈利害)

團長 (驅小孩似的) 不要害怕！鼓着勇氣！衝過去就好了。

王 不！我不害怕，我肚子痛，實在走不動呵！

——機關槍聲中，夾着一陣巨大的爆炸聲。

團長 (急了) 去吧！你聽，敵人已被我們炸死了，只要我

們衝上去，並不要開槍，有什麼害怕的呢？

王 不！……不！嘎啾！……

黃 (掏出手槍) 去！去！一同去！

王 (發槍逼到門口！又被砲火聲唬住了，但結果仍被

黃逼上前線去)

(團長正在匆匆整裝預備出發，忽勤務兵上)

勤務兵 報告團長！康連長陣亡，鄧連長受傷！何軍醫正

在替鄧連長敷藥。

(團長與勤務兵匆匆下，這時舞台已空無一人，舞

臺後已沒有巨大的爆炸聲，但槍聲却密如爆竹漸漸

地遠去，少頃，兩位戰地救護隊隊員抬了鄧萍上，

團長跟在後面)

團長 萍！清醒一點了沒有？

萍 (睡在行軍牀上) 大哥！我恐怕無用了，但康連長比

我還更不幸，因為來不及躲，被炸藥炸成粉碎……慘

啊！

團長 萍！安靜一點，你聽，我們不是勝利了麼？康連長的犧牲是有代價的。

萍 是的，但願我們是勝利。……大哥！你爲什麼不和弟兄們一塊衝上去呢？

團長 我嗎？等後方的預備隊到了，馬上也趕上去的，不過，現在還不能去，因爲我們的左翼軍第三連叛變了。

——這時敵人的飛機趕來了，在天空向國軍方面轟炸，炸彈爆炸聲又開始。

萍 聽到敵軍飛機的任意轟炸，老想起我們自己的空軍，大哥！我們的空軍現在不知在那裏去了？（這時地室旁似乎落了一顆炸彈，連這地室都震動了）大哥，你跑罷！趕快躲到樹林裏去，在這淺地窖裏是不行的。你聽，爆炸聲多利害哩！大概他們已發現此地已沒有我們的部隊，正在自由地選着我們的工事炸罷！多狠

毒啊！這樣，以爲就可以使我們前方的隊伍不能退

守了。

團長 你太興奮了！不要緊的。他們能夠將我們的工事和我們的弟兄炸盡嗎？不會的！絕對不會的！我們的援軍馬上就要趕到了，萍！靜靜地罷！我們在地窖裏是不怕的，你聽：飛機又去了。

（一軍官上）

軍官 報告團長！援軍已經開到，請示怎麼辦？

團長 命令第一營從速向左翼進援，其餘的弟兄在外面整隊，預備向正面出發，我就來！

（軍官下，團長正預備走，勤務兵送一電報上）

勤務兵 報告團長！承德來急電一件。

團長 （接電）請軍醫來再驗看鄧連長的傷。

勤務兵 着！（下）

團長 （閱電失色）弟兄們的血算白流了！（撕電，憤慨

萬狀）

萍 大哥！什麼事？

團長（捧着頭，咬着牙，坐在小木桌前）……

萍（見志剛不理會他，扶痛坐起，拾電報碎紙閱之）……

……退却？……爲什麼突然要我們退却？（轉悲奮，

這時他的神經已錯亂；一時興奮，一時怒不可遏）不抵抗？哼！不抵抗！可憐的中華民國呵！（滴淚）……

……（忽又笑）

團長（沈重地，一個個字吐出來）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爲了弟兄們，我不能突然要他們後退（話轉輕）

不命令他們退，就是反抗命令，軍人應該有絕對服從命令的精神！我是軍人——我是身任團長的上級長官。（話又轉重）我要服從命令，但我又絕對不能服從命令……（突出手槍自殺）

萍（大驚，趕去救已來不及）大哥！大哥！（撫尸痛哭）

（門外忽有皮鞋聲）

萍（掙扎着爬到門口，將門關起來，因門無門，用重傷的身體拼命將門頂住。此時，胸部的傷，血流如注）誰？

門外的聲音，請團長即刻出發！

萍（令部隊速向中路進援，團長後方有事，隨即趕來。）

門外的聲音 是！（皮鞋聲遠遠而去）

萍（血流過多，倒地昏絕）

——全劇完，幕下

匆匆脫稿於一九三三之夏



# 是他來了嗎？

依宛俄梭夫著  
瀧 瀾 譯

那是秋季的時候，在外特準地方，下了一場稀有的濃霧的霧。

天氣很是潮濕，又很冷，下着綿綿不止的細雨；似乎整個的天空要溶化成冰一般的水，向着村莊裏的低矮的屋頂傾注，但是在多沙的泥濘的大街上却依然是擁擠不堪，瀰漫着喧囂的聲浪。瘦弱的馬拉著輕快的轎車，不住的奔馳，牛車上，滿載着軍用的布袋；農人們帶着他們的馬匹和家畜，把道路都梗塞了的樣子；在這種佈滿聲浪而擁擠不安的時候，一隊新招集的士兵走過去了，有的穿着軍衣，有的穿着毛兒向外的羊皮大衣，但大半都是穿着帆布雨衣，腰間滿裝着彈藥的武裝帶，肩上背着來福槍，還有盛乾糧的口袋。這些勇敢的少年們沉浸在這冰冷的天

氣裡，他們的膝上都粘着水和泥，紛飛的雪花向着他們的面部揮擊着，他們一同唱着豪壯的軍歌。

在一座酒樓的門口，站着一羣一羣的官員，旅行者，和農人，他們都很親切的向着這泥濘中的英雄們注視着；婦人，男的和女的小孩子都聚集在村裏的廣場上，穿着破舊的衣服，耐不過天氣的寒冷，都有些戰慄了。他們都在等候着伴着自哈滿里同着軍隊出發到索非亞的外特準人，他們是要自索非亞乘火車到前綫去。

「啊！喬爾支的兒子！祝你健康，特斯外特高！」

「我看見他了……剛才過去的是軟哥爾。」

「愛德肯在這裏！鳩肯！你的哥哥在這兒！」

他們一齊向着他們身上投擲燦爛的花朵他們的臉上充

是他來了嗎？

是他來了嗎？

幽燕·56 二六

滿着一行一行的熱淚，好像哽住了不能完全表現出來的自己的心情，大半的要說的話幾乎完全咽了下去……正在要前進的一小隊，實在已經出發了。

『媽媽』一個小女孩子喊，她的小臉緋紅着，『我的哥哥在這裏！』

『斯陶宛！我的哥哥！』一個七歲的小孩子接續着嚷，他站在女孩子的旁邊，手指着進行的兵士。

『兒呀！兒呀！』母親們發出這樣淒楚的哀吟。一個高大美麗的少年，長着一對黑黝黝的眼睛，離開他的行間，吻他母親的手，吻他妹妹和弟弟的年額，他把那少女給他的花帶在他的胸前，帶在他的耳朵上，仍就說，前去追上你的伴侶。

『再見，我的孩子！祝你平安！』母親們對兒子喊。

『斯陶宛』少女嚷。

她們的喊聲，在這喧囂的聲中消滅了，斯陶宛也沒入這隱滅在霧中的兵士的隊伍中了。

母親依然在渴望着，但是却不能再見着。

小女孩子提起擋雨布的摺角，遮着她嬌嫩的面龐。她們回到屋裏，斯陶宛的母親開開那破舊的箱子，掀開衣衫，提起麻衣，急速的在箱底找到一枝臘燭，點在聖母像前，開始喃喃的祈禱……

那個時候，德瓦高孟（Dragoman是Serbian附近的村落，為Pirof至Sofia必經之路）地方附近槍聲已正是隆隆盈耳的了。時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四日。

當天的晚上，斯陶宛的母親特塞那做了一個夢。

她看見一塊奇怪的黑雲，在雲裡軍隊正在出發，她還見着斯陶宛也過去了。聖母啊！這是多麼一種可怕的情景！雲是在振動了，天在戰慄了，她也震搖起來，那裡好像戰爭開始了一樣。斯陶宛不見了，沒入雲裏了！連一次也不能再見他了。

特塞那醒了。天正是漆黑的夜裏，她周圍的一切，都是黑黝黝的。外邊的風號啕的非常可怕，戰爭……上帝……耶蘇！保佑着他！聖母！可憐斯陶宛能！……

直到天明，她却轉輾的不能入睡。

「彼得聖父，一塊雲是什麼意思？」第二天早晨她這樣問。

「雲！特塞那，有兩種。有的是下雨的，有的是蒸氣，你夢見的是那一種呢？」

她陳述了她的目觀的幻像，彼得聖父沉沉的默想。

他似乎在詳夢的書裏未曾見到這樣奇怪的雲，一見到她的憂慮的面色，他對她說道：「特塞那，不要害怕，你的兒子是很健好而平安的，這雲就是消息，不久你一定接到斯陶宛的來信。」

她的憂愁的臉色立刻變的安靜了一些。

六天以後，她自一個志願兵手裏接到一封信。那個兵士是她兒子的朋友，他解着梭比安的囚徒回來的。那是斯陶宛的來信，她急速的帶到主教的面前，請他給她念一念，信的內容是這樣寫着：

「我寫這封信，爲的告訴你，現在我是活着，生活很安全，我們已經打败了梭比安人。布爾格瑞瓦萬歲！我很好，軟哥爾斯塔歐夫也很好。我們的表兄德

麥瑞亞斯也很好。梭比人時時向着我們射擊轟炸，但是他們很怕我們的喊聲，高聲的凱旋。明天我們要衝過德外高孟塞，我們回去的時候我一定自尼支帶些禮物給奇那，請你收了這一個佛郎，我一定教給瑞多特屋怎麼吹海殼，祝你健康。

你的訓服的兒子

斯陶宛多布瑞夫。」

「彼得聖父有各樣的東西，我很想送給他一枝梭比式來福槍，但是手下一枝也沒有。梭比人跋涉一路了，他們打槍的技能很壞，祝斯陶宛柯萬福。」

特塞那的憂愁的心情受了來信的激刺，而復燃了，她急急忙忙的跑到斯陶宛柯的家裏，他的父母也很快樂的不得了；最快樂的是瑞多特屋，她急切的盼着她的哥哥回來，教給她吹笛的新法子。

特塞那一到街上，便看見一羣囚徒，後面跟着一騎布爾格瑞安兵士，她自想，呵，他是不是斯陶宛呢？她立刻走上前去，認明白他不是她的兒子，她很想問一問他是否知斯陶宛的消息，但是她是第一次見到這些囚徒，她的意

是他來了嗎？

是他來了嗎？

幽燕·56 二八

念受了他們的牽扯而終止了。

『上帝啊！』她低聲的說，『這就是梭比人嗎？他們看着一點不亢不卑：啊！當他們的母親知道他們是來到這麼遠的地方，又明白他們現在是這種情形，真不知道她們要怎樣傷心而流涕呢！少年們啊，等一刻吧！』

她火速的走到家中，取了一瓶白蘭地酒，她對着梭比人喊道，你們等一等我，我給你們帶了酒來了。管着囚徒的布爾格瑞安兵士笑了一笑，才命令他們停下了喝着的酒瓶。

這些囚徒受到了幾口酒激刺，很忠實而誠懇的說道：

『謝謝！謝謝！』

『給我留着一點嗎？太太，你很健康吧！』這布爾格瑞安人喊；他很快樂把剩下的都喝完了。

『他們是上帝的子孫，耶穌教徒，也是和我們一樣的……』特塞那太太看着這些人遠了而又不見了這樣地想。

和約已簽字了。

耶穌聖誕節快將到來，各隊伍都解散了，許許多多的

外特準人已經回家了，惟有斯陶宛沒有回來，實在連一些音信也沒有，他的母親覺得十分的難過，內心中受了這樣的痛創，說話也有些梗塞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她常常走到門口去，又往往這樣地自己想，不是有人敲門來嗎？軟哥爾斯塔歐夫回來了。斯塔歐夫的兒子和斯塔麻托夫也繼續回來了，她找到他們，問他們是否知道她兒子的消息，他們却一點都不知道，據說在許多日子以前，曾見過他來，自從那時起，就不曾見過他來了。

『媽媽，我表哥德麥特瑞亞斯回來了』當她一到家裏，她的女兒奇那對她說，她又出去急忙找他去了。

『早安，德麥特瑞亞斯。斯陶宛在什麼地方呢？』

德麥特瑞亞斯也是說不清，『或者』他很自然的說，『他們被派到味丹那地方去了，他一定自別路回來的。』

『聖母啊！我的兒子究竟在什麼地方？』她低聲的說道。

她忙跑向斯塔宛柯那裏去，一到門口，她的心更跳動

得利害了，大胆的斯陶宛柯一定會說給她聽的，她會聽到斯陶宛說，他是忘不了他的家庭的，而且很愛他的家庭，耶穌聖誕節前是要回來的；可是，話雖如此說，到底沒有一必然的決定，特塞那真有些惶急了，她的一顆顆的熱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全村裏都個個活潑而跳躍起來，他們候着第一聯隊自前方原路歸來。他們正在特塞那的門口栽了兩顆樹，把樹枝捆在一塊，做成一個牌坊的式樣；他們還在山上採下許多芳香的松枝，裝飾他們做成的牌坊，在上邊又放一塊自巴撒爾德支帶來的扁牌，寫着『歡迎我們的勇敢的戰士，』周圍襯上許多布爾格瑞安的三色國旗；真是一個凱旋門了。

戰勝的將士們一個個自凱旋門過去了。

『或者斯陶宛遲點一定要回來的，他決不在別的地方過聖誕節；一個一個流離的人還是斷續地自門內走過；啊！到天黑的時間還多着呢！他很明白我們這裏是焦急地等着他。』可憐的特塞那這麼想。

是他來了嗎？

早晨很早的她就跑向教堂去，花了斯陶宛寄給她的那一枚佛郎，買了幾枝臘燭，點在聖母像前，她回去的時候，看着真有些難過而心酸的樣子。

『今天是耶穌誕生的日子，那麼他一定要回來了，……：……：聖母啊！快讓他回來吧！我的可愛的小天使……上帝幫助我吧！』

奇那對她的媽媽說，村裏別人早已都回來，她聽到以後的樣子，是更加沉默的了。

『去，迎接你的哥哥去！別的女孩子誰沒有去？』她怒着對奇那說。

『媽媽，我也要去』瑞多特屋說：

兩個孩子在滿蓋着雪的道道上，漸漸走到村外，冒着險在曠野的道道上向前走去，特塞那木偶一般的在門口上等着。

冷刺刺的風自山門掠過，山溪裏平原上的雪都堆得很厚了，這是多麼陰森的天氣，一塊一塊的黑雲在道道上，樹頂上，不絕的飛過，通愛支特孟要隘的道道上，各處都有黑

是他來了嗎？

影，那都是迎接人的人們，小孩子婦女都有；兵士是依然還有繼續地回來，他們有的一人單獨着，有的打夥，奇那和他的弟弟向前走着他們必定接到斯陶宛才能回去，不然他們的媽媽一定生氣，或者還哭。

以後來了一輛馬車，上面坐着兩個人，穿着很暖和的衣服；奇那在車前邊站着，車停了一停，她很謙恭的問道：「先生，後邊還有兵士麼？」

「我的可愛的孩子，我不知道。」半推着他的皮帽子，很驚奇的看着這凍得發青的女孩子說！

馬車也過去了。

兩個孩子好像長在地上一般的站着，馬又過去了，風力比以前更利害了，迎面吹來，把衣都吹得飄抖起來；雪花旋渦在他們的周圍，不時的旋起，但是他們絲毫也不畏縮；他們希望着能夠再見着些人，依然死丁丁的向這可怕的長空中望着；遇到一羣羣的士兵走過，他們已經走了很遠的路，他們惟一的是要接到斯陶宛，他們恨不得立刻接着他，那紛飛的飛片，使他們的受着飛打的眼睛幾乎不

能睜開，且路蔓延到山頂上去，他們走到山頂，那寒風更加利害，他們再不能向前走了。兩個被雪裝飾的兵士從旁邊過去，他們知道那一個也不是斯陶宛。

「後邊還有來的兵士嗎？」奇那問。

「可愛的孩子，我們說不清；你們等着誰呢？」

「我們的哥哥」

兩個士兵走過去了，奇那依然向着遠處探望，她受不了寒冷的襲擊，有些戰慄了，瑞支特屋也在呻吟着，他們的哥哥依然是沒有消息，忽然奇那的心房跳動了起來，在遠處有一隊馬隊出現了。多大的一羣兵士啊！哥哥斯陶宛一定也一同來了，她很快樂的等着，馬隊來了，很嘈雜的從他們旁邊走過，奇那對着最後的長官招手，哭泣着喊道：「上尉！我們的哥哥來了嗎？」

他們站住很詫異的望着她，一個人問：「你的哥哥是誰？」

「斯陶宛！我們的哥哥斯陶宛！」瑞支特屋很急躁的喊，他非常驚異上尉不當不得曉他的哥哥是斯陶宛。

「那兒的斯陶宛？」長官問。

「外特準的。」奇那很興奮的回答。

長官對他的同伴低聲的說了幾句，帶着點滑稽的樣子問道：「你們的斯陶宛是在這一隊裏麼？」

「是，是……」可憐的孩子說，其實她並沒有聽清他的意思。

「那麼，我的可憐的孩子，他沒有和我們在一塊，快家去吧！這裏真要把你們凍死了。」另一個長官說。

這兩個長官騎上了馬趕上他們的隊伍去了。

奇那和弟弟瑞支持屋都哭了；她們的手脚都凍得戰慄的不成樣子，他們嘴唇全都呈現出藍的顏色；在前頭只有那蔓延的荒涼的大道，村前的路上那一些迎接兵士的人們，已經個個都回家了；風吹的更野了，天已經展開牠的灰

翼，在遠地方只能見到過去的一些馬隊，他們聽到的只有他們快樂的歌聲。

奇那和弟弟瑞支持屋漸漸的向回家的路上走，天色已是晚了，她們把雙手插進袋裏，很沉靜向前走；想到她們的母親一定是正在門口上等着的；她們又聽見後面馬車的隆隆的聲音。

「請問，先生，在你們後面還有來的兵士嗎？」

馬車飛一般的過去了，因為天太黑了，沒有人望見他們倆，也沒有聽見他們倆的呼聲。

雪依然在他們的周圍旋轉着，雪花自西方的戰地上吹來；那個時候戰場附近的葡萄園地裏，在斯陶宛的墓地上，正靜寂地被上了一層晶瑩的雪衣。

是他來了嗎？

## 歌舞女

Anton Tchekhou著  
夙振譯

當她年輕，美麗，而聲音嘹亮的時候，有一天，她的戀人尼可雷·培楚悟恥，可爾把可夫坐在她的別墅的外屋裏。天氣是不可忍的那麼熱，那麼窒息。可爾把可夫剛剛

吃了飯，渴了一瓶壞的葡萄酒，感覺很高興很不舒適的，爲了要出外散步，而等待着暑氣消過，他倆都很含怨的。忽然門玲響了，正袒着懷穿着拖鞋坐着的可爾把可夫，

跳起身來，如有所失似地注視把沙。歌舞女把沙說：『敲門的必是郵差，或一個歌舞的姑娘』，可爾把可夫對於被郵差或把沙的女友看見的事並不在意。但是爲了過分小心的關係，他斂起衣服跑到隣屋去了。把沙跑去開門，門口站着的不是郵差，也不是女友而是一個不相識的年輕美麗的婦人，打扮的像一個貴婦，從各種外表看來她確是一

個貴婦。這使把沙很驚訝的，這生人面色蒼白，呼吸艱澀，彷彿從陡峭地一列樓梯剛剛跑上來似的。

把沙問：『怎麼回事？』

這個貴婦沒有立刻答復，她向前走了一步，慢慢地坐在屋子的四圍觀察，她表示出她因爲疲倦或病不能立似的坐下了；她的蒼白的兩唇顫動了多時終於說不出話來。

『我的丈夫在這裏嗎？』她最後問道，抬起她的帶着紅色淚痕的眼臉，注視着把沙。

『丈夫？』把沙小聲的問，她驀然間恐怖起來以致她的四肢變的冰冷的，『什麼丈夫？』她重複着問，開始戰慄了。

『我的丈夫，……尼可雷，培楚悟恥，可爾把可夫



。」

『不……不，太太……我不認識任何人的丈夫。』

靜默了一分鐘。這個人幾度的把手帕放在蒼白唇上，並且努力屏息以停止內部的震顫。把沙就呆若柱石的在她的前邊立着，並且驚訝地，恐懼地，注視着她。

『那麼你是說他沒有在這裏嗎？』貴婦問。這時她說話的聲音穩定了，並且奇異的笑着。

『我……：我不知你問的是誰。』

『你是可惡的！卑賤的！缺德的！……』這個人喃喃的發着怨言，又恨又忌地打量着把沙，『是的，是的……你是可惡的，我很高興與我到底這樣說你了。』

把沙感覺着對於這個穿黑衣的，有着惱怒的眼睛和細白的手指的貴婦，生了一種可怕的不適宜的印象，她對於她的圓滿的紅頰，有痘痕的鼻子，和永遠梳不到後邊而垂在額前的髮簾，感覺羞愧，並且她想，設使她的瘦的臉上不塗着粉，額前不垂着髮簾，她並不算體面，是掩蔽不了事實的實。

『我的丈夫在那裏？』這貴婦接着問『雖說我對於他

是不是在這裏並不注意，但是我要告知你那丟錢的事，並且他們正找尼可雷培楚悟恥呢，……他們想逮捕他，那是你所作的事！』

這貴婦站起身來，很激昂的繞室盤旋，把沙注視着她，並且莫名其妙的恐怖。

『今天他會要被人找着而且會被逮捕着，』貴婦說。隨後啜泣一聲，從這聲音裏可以表現出他的怨恨和困惑來，『我知道誰使他到了這步可怕的田地！下賤的！可惡的東西！可憎的謀利的蕩女！』

貴婦掀動着嘴唇，並且因不平而皺起鼻端。『我是無依的了，下賤的女人你聽見沒有？……我是無依的了；你比我強健，但是上帝保護我，和我的孩子！上帝普照一切！上帝大公無私，爲着我灑的每一點的淚，爲着我的澈夜不眠，他都要責罰你的。責罰的時候將來了，你定要想起我來的！……』

又靜默起來了，貴婦在屋裏回旋着走，並且磨擦着她

的手，但把沙仍呆呆地懷疑地望着她，因為她不知道也想不到什麼可怕的事情。」

「我對你所說的事絲毫不知道，太太。」她說着突然的哭起來了。

「你在瞎說！」貴婦嚷，用怒目看她，「我知道一切！老早我就知道你，我知道自從上月起他就和你形影不離的度日！」

「是的，那麼有什麼事？那又怎樣？有許多人到我這裏來，但是我並不免強使任何人來，他什麼都可按他的意思去做。」

「我告你說，他們已經發現出丟錢的事了！他把辦公處的錢竊用了！因為一個……你這樣的人，因為你的原因他才犯了罪，聽着，」貴婦用着剛直的聲音說，略略的停止一下，面朝着把沙。「你可以失棄節操，你為作壞事而生活！那是你唯一的目的，但是沒人能想到你墮落到這樣，以致一點人的感情都沒有了！他有一個妻，幾個孩子，……設使他定了罪，放逐到遠方，孩子和我都要感受飢

寒……你知道那個嗎！現在還有一個解放我們離開囚室和凌辱的機會，設使我給他們九百盧布，他們就不管他了。只需九百盧布呀！」

「那九百盧布？」把沙柔和的問，「我……我不知道我沒有拿牠」

「我不向你索九百盧布……你沒有錢，我也不要你的錢，我要你旁的東西，……男人常把值錢的東西給像你這樣的婦人，只把我丈夫給你的東西交回我就是了！」

「太太，他什麼贈品也沒給過我！」把沙號哭起來了，這才明白她的話。

「錢在那裏？把他自己的和旁人的錢都浪費了，……那錢都變作了什麼？聽着我請求你！我因為憤激而心神昏亂了，我對你說了些淫猥不好聽的話，請你原諒我，你定是恨我的，我知道，但是你如果有着同情心的話，你設身處地地想想！我請你交回那些東西！」

「咳！」把沙說着聳一聳肩「我樂意給你，但是有上帝為證，他什麼東西也沒有給我。憑良心你要信我，但你

是對的，」歌舞女惶惑地說，「雖說他只給我兩樣小小的東西，假使你高興要牠，我很樂意償還。」

把沙拉開了梳妝臺上的一個抽屜，拿出了一個中空的金字手鐲和一個很薄的帶寶石的戒指。

「這裏是，太太！」她說着把東西交與客人。

貴婦紅着臉震動着發怒了。

「你給我的是什麼？」她說，「不是求你的慈悲，

我是向您要屬於你的東西……我是向你要利用你的地位，從我丈夫壓榨去的東西……我那不幸的意志薄弱的丈夫……禮拜三那天，當我見你同着我的丈夫在涼亭上的時候，你戴着很好的胸針和手鐲，你裝做無罪的好人是沒有用的！我再向你作最後一次的要求：你樂意把東西歸還我嗎？」

「你確乎是古怪人，」把沙說着開始惱怒了，「我確實告訴你說，除去這手鐲和這小小戒指以外，我沒看見尼可雷，培楚悟恥的任何東西，除去好吃的餅乾以外，他什麼東西也沒有給我帶來。」

「好吃的餅乾！」客人笑着說，「在家裏孩子們沒有吃的，這裏到有好吃的餅乾，你絕對不歸還那贈品嗎？」

得不到答語，貴婦坐下呆視着空問自己考慮。「現在應當怎麼樣呢？」她說，「假使我得不到九百盧布，他就不可救藥了，我和孩子們也就毀滅了。我將殺死這個下賤的女人呢？或將降格跪於她的面前呢？」貴婦將手帕按於臉上，驀然啜泣起來了。

「我請求你！」把沙從啜泣中聽到，「你看你已經掠奪毀滅了我的丈夫，救他，……即使你和他沒有情感，但是這孩子們……這孩子……孩子們有什麼罪過呢？」

把沙想到小小孩兒立在街頭，因飢餓而哭號，她呢，她也就嗚咽起來了。

「我將怎樣呢？太太？」她說：「你說我是卑賤的女人，我已經毀滅了尼可雷，培楚悟恥，我實在的告訴你……在萬能的上帝之前，我什麼東西也沒有得到他的……在我們這歌舞隊中只有一個女子有一個富足的戀人，其餘人只顧及眼前的茶飯不缺而已，尼可雷培楚悟恥是個受

過高等教育的文雅的體面人，所以我歡迎他，我們都義不容辭地歡迎體面人。」

『我向你要東西！把東西給我！我哭了……我屈卑了我自己……設使您樂意，我要跪到您的面前！』

把沙驚異地尖聲嚷着，同時擺動着手。她覺着傲然自大地表現着自我的這個蒼白的美麗的貴婦，彷彿優伶般的真要跪在她的面前。這種跪拜只出於自尊自大爲提高自己而辱及歌舞女的心腸。

『很好，我樂意給你東西！』把沙說着擦着眼淚在屋裏匆匆地盤旋，『我願意給你的，只是這些東西不是從尼可雷，培楚悟恥得來的……這些東西都是從旁人得來的……你可以從心所欲的要……』

把沙拉開衣櫃上的一個抽屜，拿出一個金剛石的胸針，一個珊瑚的頸鏈許多戒指和手鐲，她把這些東西一齊給了貴婦。

『設使你樂意你可把這些都拿走，只要知道，我並沒有從你丈夫那裏得到什麼東西，拿走這些東西發財去吧！』

『把沙繼續着說。她因這貴婦以跪拜脅迫而感到惱怒。『假使您是一個貴婦……他的合法的妻，你可以看守着他教他左右不離你。我以爲我並沒有請他來，他是自來的。』貴婦透過眼淚檢查給他的物件說道：『并不是件件都對……這值不了五百盧布。』

把沙衝動地從箱子裏擲出一金鍊，一紙煙匣和飾扣紐並且舉起雙手說：『我再沒有別的東西了……你可以隨便找！』

這個客人長歎了一聲，用震顫的手把這些東西包在手帕裏，並且一言不發地，甚至頭也不點地走出去了。鄰室的門開了，可爾把可夫走進來，他面色蒼白，繼續着，膽怯地搖頭彷彿他吃了苦東西似的，淚珠兒在他眼裏發光。

把沙撲上他去說：『你給了我什麼贈品？什麼時候給我的？讓我問問？』

『贈品……那不必說！』可爾把可夫說着遽然地抬起他的頭。『上帝，她哭泣於你的面前，她降低了她的身分。……』

『我向你問你到底給了我什麼贈品？』把沙嚷着說。

『上帝呀！有身分的，驕傲的，純潔的她……她幾乎

要跪在一娼婦之前！我使之如此呀！我聽之如此呀！』

他雙手捧着頭。

『不，這事我永遠無以自恕呀！我永遠無以自恕呀！

離我遠些……你這下賤的女人！』他帶着嫌厭的心情嚷

着，後退地離開了把沙，並且用震顫的手推她。『她將跪

下，並且……並且向着你跪下，呀！上帝！』

他迅速穿上衣服，輕蔑似的把沙推到一旁，向着門走

去了。

把沙躺倒大哭，她已經對衝動地給出去的東西後悔了

，並且十分傷感，她追想起三年前一商人無端的打她的事

，她愈傷心而痛哭哭了。

## 西江月

丁作能

一個人兒獨睡

生怕離愁別苦

深深覺得淒清

自來偏會鐘情

騰啼月朗影伶仃

天涯沒計可親憑

長夜相思難禁

唯抱這恬香枕

## 都市生活素描

仲良

『在後面跟跟好了，趕到前面，頭又向後轉，鬼頭鬼腦的，怪難看。』老張並不假道學，只是臉有點嫩。未到熱鬧馬路時，向老王老孫這樣的講。

他們工作很閑，屋子裏也沒女人，真悶氣。每天的傍晚，總得到馬路上來散步。說是，『這乃健身之一道，看女人不過是順便。』話真漂亮！

『不看臉，有點不舒服。』老王表示抗議。

『女人的後像，總差不離。前面就未見得漂亮，多半一臆包出一身冷汗。』老孫也贊成只在後面『釘』。

『老是看屁股！』老王有點不高興。

到了柏油馬路，一個打破紀錄的大屁股：從廣告牌子旁邊翹過去了。他們跟到廣告牌子前面，留在壁上的還有一個女人的大屁股。

『沒意思！老孫，看西班牙歌舞團去吧？』老王被肉腿如林，香艷絕倫的廣告纏住了。

『時候還早哩。』老孫捨不得拋棄了眼前的熊掌。  
『去遲了怕沒好坐位，今天決定滿座。』  
他們立刻轉變了！好在一拐灣就是世界人戲院。冷清的戲院子吞食了三個看大腿的，等在最前綫。

『由屁股而轉變到大腿』老王想起來總覺得怪幽默底

在 Piano 和 Violin 合奏的聲中，舞台顯出了活動的 Venus · Venus 大腿愈躡得高，他們的眼睛更撐得大。希望在那短短小袴上發現一條縫，那纔更肉感哩！

迷人的曲綫，醉人的舞姿，顫動的乳峰，潔白的大腿，血紅的嘴唇，會說話的眼睛，……他們好似夏天的臘燭，漸漸在軟攤在椅中，靈魂兒早已出了竅在空中飄盪。  
『Venus』變成了『下場請早』的紙牌，樂聲也早停了，人們都在向外走。他們也懶洋洋舉起了軟攤的腿，隨人潮流出了戲院，失魂落魄地踱回到宿舍。

# 北行觀感

卓

北上是我向來的志願，直到現在纔成爲事實。

有名的保定，我從『保定軍官』這一名詞裏，早就聽得爛熟了，好像牠包含着什麼神秘的，所以我自從到保定以來，隨時都準備着吸收一些新的發現。

當初到保定的時候，在洋車拉我進城的短距離中，我已發現了土面深灰的街道，低矮古式的房屋，和街道兩旁懸着的許多豎寫或象形的商店招牌。最奇怪的，是招牌的下面，多吊着一塊紅布，這是什麼意義，我至今還沒有猜着。那些象形的招牌中，又特別是那舊式布襪的放大模形，使我發笑。這東西，大約至少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吧？我想，這大概是不错的——保定原是一個舊式城市的代表。前清時代的典型還隨在可以見到。可是牠現在因爲

省會的遷徙，已減少了不少的繁榮。

幾個星期以後，什麼飯莊，澡堂，茶館，我都請教過了；商場，蓮池，公園，也逛過幾次；北方的朋友們，也稍許交接了幾位。因此，我對於保定的觀察，更加深切了。儘管牠是舊式，是衰落，遠不如漢口南京那麼繁華，然而牠却能給我一個好的印象，我沒有發生過要即時南旋的感想。

南方人的理想，總以爲北方接近沙漠，雨量很少，地面乾燥，樹木一定是很稀罕的，沒有樹木，便沒有生趣。但事實却完全和這相反：我們在火車裏，早已見到了沿途原野間的樹林，就在保定城市中，也幾乎每家院落裏都有幾棵大樹。蓮池和公園兩個地方，更是古木參天，比漢口

的中山公園還佈置清雅有趣。初夏的天氣，正是南方的暮春時節，深綠色樹葉，長滿了枝頭，各種各樣的花，也十足的開放了。當着夕陽西下的時候，陪伴二三個好友，繞着半池荷葉的『蓮池』，且行且談：或是沖着一壺清茶，當着好風來處，圍棋一局，把一切憂傷煩悶的事，都暫時擱起，待到明月初昇，人影漸稀，才緩緩地信步歸來，這難道不是客中一樂嗎？

這時正是六月，就舊曆推算，是五月盡頭，南方的天氣，業已熱得厲害，而在保定却還不過華氏七十餘度，早晚更是清涼，好像麥秋光景一般。電扇冰淇淋一類的東西，並不感覺特殊需要，這也許是我感到北方可愛的一點吧！

更就人事而言，我在一些很細微的地方，看到了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區別：

譬如買貨吧，只要你跨進了店門，夥計們就會接二連三地高聲吶喊着來招待你，你怎樣說着，他們便怎樣應着。這件不中意，再看那件，那件不中意，又再看那件。隨

你如何瑣碎，他們總不厭煩，好像要逼得你不好意思起來，就是不稱意的貨，也得買了一點，來應酬他們。即使你不碍情面，掉頭而去，他們也還是和顏悅色地把貨色收好，慢慢兒送你出門，一面鞠躬，一面囑着：『坐一會，坐一會……』。假如在漢口，那便不同了。你若是看了貨，問了價，而沒有掏錢購買的話，那一定店夥們要給你一副難堪的面孔，連帶說上些冷嘲熱刺的話，弄得你哭笑不得！

再如南方的澡堂，擦背捏腳，照例是不請示顧客的，只要你坐入了澡盆，就會有人走上你的跟前，向背上一拍，就擦將起來；洗過以後，又會有人帶着一張小竹凳坐向你的面前，把你一雙腳向懷裏一抱，就捏將起來，好像這是天經地義的。其實這都不是洗澡的必要條件，要不要，須由顧客自己來決定。北方的澡堂，就不這樣蠻幹，擦背也好，捏腳也好，你如不叫他，他便不會自己來找尋這筆生意。

飯莊裏更另有一個敬菜的習慣，只要你吃上了四五元



的菜費，就要敬你幾個菜，敬菜是不算賬的。但在南方的菜館裏，決沒有這樣一套。

此外北方不同於南方的地方還多着呢！上面不過隨便舉幾個例子罷了。然而就這幾個例子看去，關於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情，也約略可以窺見了。

大抵就外表的舉止來看，南方人不如北方人委曲；就內部的居心來看，北方人又不如南方人複雜。

## 學詞偶記

晉基

任憑近代的文藝思潮有着如何的演變，任憑我們文壇上有着如何的開展，但是在我們大學這邊，似乎還正在「填詞」的時代，在下庸愚，恐怕在五百年前，就和「詞」結下了「不解之緣」；所以入的學來，雖然焚膏繼晷的鑽研，想對詞來一擲玉手；孰料時已彌載，到頭來于「填詞」仍是高深莫測，一場糊塗！這使我不覺失望！然而「洪波振壑，則川崖恬鱗，驚拂颺野，則林無靜柯。」吾人處茲「兆域」，遭斯盛時，不能不稍受其影響？茲之所記，

學詞偶記

我是一個純粹的南方土著，過久了南方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我深感于社會的可怕，有時我會仿着老秀才們的口吻，罵幾聲「人心不古」。到了北方以後，我的感想，似乎有些變化了。我想，我們如果長久在北方生活着，至少可以減少一部份機心。這也就是北方給我的好印象。

或亦事出必然歟？

聽說「詞」之發生，是由樂府所蛻變，作者是爲了應歌者的需要，一大部份是爲平康歌女所作，爲其如此；所以「詞」的內容，須要柔情媚艷的色彩；降及後世，「詞」要娘子氣，「女子性易工詞」這些論調，遂成了公衆默認的定讞。

在下學「詞」記得開宗明義是寇萊公的柳長春，錢希聖的春曉曲等，這些「詞」的確是昔人精心之作，其內容

既是美妙旖旎；其聲調亦復悠雅鏘鏗若環珮然。每研一具，我往往被他所具的意境和他所寶有的天然音樂，飄飄忽忽地捲到一個甜蜜的所在，使我深深地獲得了詩人所給與人類的一種愉快。

不過同時我所想到的，就是我們研究文學——「詞」當然在內——的目的，第一當然是在要能以鑑賞，但是至此為止，求學就不免變成一件低下無用的事，所以求學的最高目的，就不能不由鑑賞而走到自己的創造；然而創造又談何容易？——把各個不同的情緒，硬裝在一個固定的模型的這種「填詞」的創造，恐怕更是不容易了！什麼平仄的叫調呀，長短句字數的拘束呀，這個呀，那個呀，……等等，都是極大的困難；都是一個活潑整個情感的致命傷！關於這一層，例如！

『恁淒涼絡繹竟夜詞數說』

——某詩人瑞鶴仙影末句——

按「夜」字宜用上聲，但以無意義恰當的字來代替，遂成永久缺憾！又如從前張叔夏的爸爸，推敲音律，把「

瑣聽幽」的「幽」字，不惜弄錯意境，改做「深」，又改做「明」的滑稽劇，這都是「填詞」界的「家醜」呢！

「填詞」上所遇的困難，怕不止以上二事，填詞家所受的罪和那驅跑靈感，扭轉意境的苦衷，怕更要難以指數；但是一般現代的文人，照樣還是對「詞」有極大的崇拜，儼若除此之外，就別無抒發情感的適當的工具；除此之外，就別無較「填詞」更優美的文學，這種諱疾忌醫的行爲，和「折了的路膊藏在袖筒裡」又有什麼兩樣？！說到這裏，我要鄭重聲明：我並不是爲了這一個字等小小的地方，就來抹煞「詞」的全生命，不過這至少也是「詞」本身不健全的一種表徵！

我們知道，文藝作品的要素，首在「情感」，——尤其是詩，詞想要做到好處，更要任情，感靈機的自然流露，歌德當時詩思大發，援筆淋漓，幾乎連擱正紙的功夫都沒有；羅俄當思想橫溢的時候，往往來不及寫字，就拿筆在紙上亂塗，我們偶而也有這種感覺，同時這情感靈機的到來，又無長時間的留戀，她真像一隻黃鸝或金絲雀，好容易

從門戶飛了進來，馬上又會從窗口溜去！因為靈機是這樣的飄忽難以捉摸，而有生命的文藝作品，又必須是她活動的「軌迹」，所以要想產生真實的好作品：這把握住飄忽的靈機或情感，使她毫無阻碍的完璧的具象化了，却是一個比什麼都要緊的大條件！

所謂情感，所謂靈機，我看並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品。這東西的活動，恐怕大部份人都在經驗着；但是要把她的形態，毫髮不遺的具象化，可就成了一個大大的難事！魯迅在他野草的序裏說：「當我沉默着時，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又感到空虛，」文心神思篇也說：「方其孺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法蘭西大詩人拉馬丁之母，更說過這樣的話：「我也感到許多美妙的事物，然而我要把他們說出來時，我便是啞子，開不出口；我沉思的時候，我心中就是大火爐一般的熱烈，可是一股火焰透不出來……」——我們看到這「開口時的空虛」，「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和「一股火焰透不出來」的苦衷，我們更十足的知道情感靈機是如何的難以捉摸，如何的難以具象化了，當她們

詞學偶記

偶而從天外飛來，我們即能怎樣便怎樣地無拘無束的描寫，恐怕也未必能毫髮不遺的達到我們的理想的境地呢！在「詞」的本身上，我想那是一個大家習而不察的謬誤，是一個頂大的矛盾！——既然詞是訴諸情感的文藝品；他的要素是在於情感靈機，而我們現代的文人，為什麼偏偏要照樣去填？為什麼不顧慮靈機那種難以捉摸的危險，偏偏「叉手並脚」死守那古人的繩墨？為什麼寧可把意境的真面目犧牲，以至於做到自己也不懂的地步，也必須「削趾適履」去遷就那古人的故套？這種作品，在作者未嘗不「孤芳自賞」，自鳴得意，但是歸根結底，恐怕這不是理想上比較完善的作品罷？

關於「詞」是怎樣的起源？文人為什麼總依樣去填？「填詞」是不是文藝發展上必經的過程？——這些重大繁難的問題，需時較久，此刻不再剖辯；不過我總覺得「填詞」是文學上所痛斥卑薄的「模倣」（指普通之做造言而非亞里斯多德之所謂模倣中）之最模倣者！在這種模倣之下，就丟失了創造的精神，就使創造墮落而為機械，就壓死了寶貴的天才與情感！

# 拓荒

——關於幽燕社的一點報告——

質直

在幽燕社開成立大會的通知上，有這樣的一段話：

「保定是一片荒，華北是一片大荒，中國是一片更大的荒。我們要開拓；

「有時間便是開拓，

有生命便是創造。」

浮士德已經這樣地說過。

我們要開拓，我們要創造；因為我們有時間，因為我們有生命。」

的確底，保定這個地方實在太寂寞了，這大的一個故城，有四千以上的中等學校的青年男女，在業餘事畢之暇，竟沒有一塊文藝底園地玩一玩，幽燕社的諸同人，就本了這樣的一個開拓園地的使命，開始了他們的工作。在六月二十日開成立大會那一天，聚集了五十多個各省各地的青年男女，雖然各個人的工作，環境，多不相同，而愛好文藝的情趣，却是一致無二的。

開過成立大會兩週後的一天，是六月四日，我們舉行

了一個『文藝茶話會』。地點仍舊是在蓮池裏的藻詠廳，單就會場所在的地點來說，恐怕在保定要是最幽美的地點了。廳的前邊，不遠的距離就臨了大大的一個蓮花池，廳的後邊就是小小的一個池塘，如果就四面有水環繞來說，也可以說位居在一個小島的中央。園內的樹木，濃蔭鬱茂，羣鳥的歌聲，終日的此唱彼隨，悠揚悅耳的蟬鳴，用了高底不同的音度，長日不停在歌唱着。

午後二時開會，一直開到五時有半進晚飯的時候，大家還似乎餘興方濃，大有戀戀不捨的樣子，興味的濃厚，空氣的緊張，真出於我們的預想以外，有的大談其『現代的文藝思潮』，有的報告『保定過去的文壇經過』，有的談戲劇與電影的問題，有的談個人參加電影戲劇的經驗，有的談中國現代的文學作家，有的談現代中國文藝的趣話……

總而言之，幽燕文藝社的成立，縱然在這遠大荒涼的中國文壇上，雖然不敢說能激起什麼狂風巨浪，可是在這靜寂的保定，我們想，是可以激起一些波紋的。

一九三三，六，十五日脫稿于蓮池藻詠廳。

#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歡迎一切關於文藝之文字與畫圖
- 二、譯稿須註明所譯書報之作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三、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收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四、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經刊載後當酌致現金每千字一元至五元之薄酬及本刊
- 六、來稿揭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七、來稿如不揭載概不退還欲寄還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相當郵票
- 八、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二號本社

## 幽 燕

### 第一期

#### 題 目

咱們自己	河漢
王三子	適存
滅字木蘭花	卓麟
我騙你像你騙我一樣	惠風
最近文壇評閱	爾昂
南鄉子	卓麟
我的情書	曼娜女士
鐘	雨絲
望	

### 第二期

衝	謝密
獸子	卓麟
月	吳惠風
衣裳	公野長
亡兒	吳蘋霞
押	木明
昨霄	吳惠風
文壇消息	
關於幽燕	

### 第三期

夜	劍白
麻瘋女	吳惠風
詩	羅郎
無題	蘋霞
末日	寒石譯
故宮詞	吳惠風
西山	質直

### 第四期

憶東京	彭古
宴前	寒石
詩評	吳惠風
紫羅蘭下	夙振譯
友情	徐寒石
涼風習習天	電令
晨過御河橋	質直

